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明史紀事本末 第八十卷 甲申殉難

懷宗崇禎□七年三月□九日丁未，賊李自成陷京師，帝崩於煤山，大學士兼工部尚書范景文死之。初，賊犯都城，景文知事不可為，歎曰：「身為大臣，不能從疆場少樹功伐，雖死奚益！」□八日召對，已不食三日矣。飲泣入告，聲不能續。翌日城陷，景文望闕再拜自經，家人解之，乃賦詩二首，潛赴龍泉巷古井死，其妾亦自經。戶部尚書兼侍讀學士倪元璐聞難，曰：「國家至此，臣死有餘責。」乃衣冠向闕，北謝天子，南謝母。索酒招二友為別，酬漢壽亭侯像前，遂投繯。題几案云：「南都尚可為。死，吾分也。慎勿棺衾以志吾痛。」因詔家人曰：「若即欲殮，必大行殮，方收吾屍。」乃縊死。三日後，賊突入，見之顏色如生，賊驚避他去。一門殉節，共□有三人。

左都御史李邦華聞難，歎曰：「主辱臣死，臣之分也，夫復何辭！但得為東宮導一去路，死，庶可無憾已矣。勢不可為矣。」乃題閣門曰：「堂堂丈夫，聖賢為徒，忠孝大節，矢死靡他。」乃走文丞相祠再拜，自經祠中。賊至，見其冠帶危坐，爭前執之，乃知其死，驚避去。

左副都御史施邦曜聞變慟哭，題詞於几曰：「愧無半策匡時難，但有微軀報主恩。」遂自縊，僕解之復甦，邦曜叱曰：「若知大義，毋久留我死。」乃更飲藥而卒。

大理寺卿凌義渠聞難，以首觸柱，流血破面，盡焚其生平所著述及評騭諸書，服緋正笏望闕拜，復南向拜訖，遺書上其父，有曰：「盡忠即所以盡孝，能死庶不辱父。」乃繫帛奮身絕吭而死。

協理京營兵部右侍郎王家彥，賊犯都城，奉命守得勝門。城陷，家彥自投城下不死，折臂足。其僕掖入民舍，自縊死。賊燔民舍，焚其一臂，僕收其遺骸歸。

刑部右侍郎孟兆祥，賊犯都城，奉命守正陽門。賊至，死於門下。妻何氏亦死。其子進士章明，收葬父屍亟歸，別其妻王氏曰：「吾不忍大人獨死，吾往從大人。」妻曰：「爾死，吾亦死。」章明以頭踰地曰：「謝夫人。然夫人須先死。」乃遣其家人盡出，止留一婢在側。章明視妻縊，取筆作詩。已，復大書壁曰：「有侮吾夫婦屍者，吾必為厲鬼殺之。」妻氣絕，取一扉，置上，加緋服。又取一扉置妻左，亦服緋自縊。囑婢曰：「吾死亦置扉上。」遂死。

左諭德馬世奇，是日方蚤食，聞變，曰：「是當死。」家人曰：「奈太夫人何？」世奇曰：「正恐辱太夫人耳！」遂作書別母。侍妾朱氏、李氏盛服前，世奇曰：「若辭我去耶？」二妾言：「主人盡節，吾二人亦欲盡節。」拜辭已，並入室自縊。世奇亦遂縊。家人救之復甦，告曰：「聞聖駕已南幸矣，可為從亡計。」世奇不應，睹二妾已死，笑曰：「若年少，遂能死乎！」乃朝服捧救北面再拜，取冠帶焚之於庭。以司經局印置案上，囑僕曰：「上如出幸，以此上行在。否則投之吏部。」復南向拜母，端坐引帛，力自縊死。

左中允劉理順，賊入城，理順題於壁曰：「成仁取義，孔、孟所傳。文信踐之，吾何不然。」酌酒自盡。其妻萬氏、妾李氏及子孝廉並婢僕□八人，闔門縊死。賊多河南人，至其居，曰：「此吾鄉杞縣劉狀元也，居鄉厚德。吾軍奉李將軍令護衛，公何遽死也！」數百人下拜，泣涕而去。時謂臣死君，妻死夫，子死父，僕死主，一家殉難者，以劉狀元為最。

太常少卿吳麟徵，奉命守西直門。賊勢急，同守者相繼避去。麟徵遺友人書曰：「時事決裂，一旦至此。同官潛身遠害，某惟致命遂志，自矢而已。」丁未城陷，徒步歸，賊已據其邸，因人道左三元祠。時傳天子蒙塵，有勸公南歸，不應。同官來，招之降賊，怒揮之戶外，遂自經。家人救之蘇，泣而請曰：「明旦待祝孝廉至，可一訣。」麟徵許之。先是，祝孝廉淵以奏保劉宗周被逮留京師。淵晨至，麟徵酌酒慷慨與別，曰：「自我登第，時夢見隱士劉宗周題文信國《零丁洋詩》二語於壁，數實為之。今老矣，山河破碎，不死何為！」相對泣數行下，因作書訣家人曰：「祖宗二百七□年宗社，一旦而失。身居諫垣，無所匡救，法應禡服。殮時用角巾青衫，覆以單衾，籍以布席足矣。茫茫泉路，咽咽寸心，所以瞑予目者，又不在乎此也。罪臣吳麟徵絕筆。」書畢，投繯死之。淵為視含殮乃去。

右庶子周鳳翔，帝崩，梓宮暴露東華門外，鳳翔赴哭慟絕。歸寓，遺書訣父，有曰：「男今日幸不虧辱此身，貽兩大人羞，吾事畢矣。罔極之恩，無以為報，矢之來生。」復作詩一首，有「碧血九泉依聖主，白頭二老哭忠魂」之句。向闕再拜自縊，二妾從之俱死。

檢討汪偉，先是，聞賊漸近都城，遺友人書曰：「京師單弱，不惟不能戰，亦不能守，一死外無他計也。」及賊犯闕，偉恫慄累日不食。妻耿氏從容語曰：「苟事不測，請從君共死。」丁未城陷，偉趨吳給事甘來所，約同殉難。歸與妻耿氏呼酒命酌，偉大書前人語於壁，曰：「志不可屈，身不可降，夫婦同死，節義成雙。」為兩縊於梁間，偉就右，耿氏就左。既皆縊，耿氏復揮曰：「止，止！雖在顛沛，夫婦之序不可失也。」復解縊正左右序而死。

戶科給事中吳甘來，賊薄京師，兄禮部員外泰來至寓，執甘來手泣曰：「事勢至此，奈何？」甘來曰：「有死無二，義也。」城陷，傳聞聖駕南出。甘來曰：「上明且決，必不輕出。」乃疾趨皇城，不得入。返寓，家人進飲食，卻之。有勸甘來潛遁者，甘來曰：「今不能調兵殺賊，顧欲苟全求活耶！」遂作書，以後事囑其兄弟。檢几上，有疏草在，曰：「留此恐彰君過。」取火焚之。兄子家儀奔至，相與慟哭。曰：「我不死，無以見志。汝父死，無以終養。古者兄弟同難，必存其一。使皇上在，則土木袁彬，遜國程濟，皆可為也。否則求真入於白水，起樹鄒於有仍，是我雖死猶生也。努力勉之！」遂冠帶北向拜者五，南向拜者四，賦絕命詩一首，引佩帶自縊死。

監察御史王章，賊犯京師，章與給事中光時亨同巡城。至阜城門，賊緣堞而上，從人駭走，賊持刃問曰：「降否？」章叱之曰：「不降。」賊以刃築其膝仆地，遂遇害。章子之拭，後死難於闕，甚烈，與章同。

監察御史陳良謨聞變，痛飲作詩，為縊於梁，欲自盡。妾時氏有娠，良謨謂之曰：「吾年踰五□無子，汝幸有娠，倘生男，以延陳氏血食，汝必勉之。」時氏曰：「主人死，妾將誰依？與其為賊辱，不如無子也。妾請先死，以絕君念。」遂入投繯。良謨別作一縊，與之同盡。

監察御史陳純德，時提督北直學校。行部至易水，試士未竟，聞都城賊警，即戒裝入都。不數日城陷，自縊死之。

四川道御史趙讓，巡視中城，捕賊謀殺之。城陷，賊獲讓，讓瞑目大罵，賊怒，殺於白帽衛衙。太僕寺丞申佳胤，聞城陷，投井死。吏部員外郎許直，都城陷時，傳先帝從齊化門出，有客勸曰：「天子南巡，公等宜扈蹕偕行，共圖光復。」直唯之。既而出門一望，曰：「當此四面干戈，駕將焉往？」比聞帝崩，號慟幾絕。有客從旁慰解，動以親老子幼。直曰：「有兄在，吾無憂也。」是夜為書報其父，作詩六章，起拜闕，已，復拜父畢，自縊死之。一手持繩尾，一手上握，神氣如生。

兵部郎中成德，賊報急，即致書同年馬世奇曰：「主憂臣辱，我等不能匡救，貽禍至此，惟有一死以報國耳。君常忠孝夙稟，諒有同心也。」及帝崩，梓宮暴露東華門，德以雞酒哭奠梓宮前。賊怒，露刃脅視之，不為動。歸寓，跪母張氏前慟哭。母曰：「我知之矣。」入室自縊死。妻張氏亦死。一子六歲，德撲殺之，然後自殺。

兵部員外郎金鉉，賊攻城急，鉉跪母章氏前，曰：「兒世受國恩，職任車駕。城破，義在必死。得一僻地，可以藏母，幸速去。」母曰：「爾受國恩，我獨不受國恩耶？事急，廡下并是吾死所。」鉉慟哭，即辭母往視事。丁未，歸至御河橋，聞城陷，鉉望寓再拜，即投入御河。從人拯救，鉉咬其背，急赴深處。時河淺，俛首泥濘死之。家人報至，母章氏亦投井死，鉉妾王氏亦隨死。其弟諸生鏗哭曰：「母死我必從死。然母未歸土，未敢死也。」遂棺殮其母。既葬三日，復投井而死。

光祿寺署丞於騰雲，冠帶呼妻亦衣命服，同縊死。

副兵馬使姚成、中書舍人宋天顯皆自盡。

中書舍人滕之所、阮文貴，經歷張應選，咸投御河死。

儒士張世禧，二子懋賞、懋官，父子俱自經死。又菜傭湯之瓊見先帝梓宮過，慟哭觸石死。

襄城伯李國楨，賊李自成昇帝后梓宮於東華門外設廠，百官過者，莫進視，國楨泥首去幘，踉蹌奔走，跪梓宮前大哭。賊執國楨見自成，復大哭，以頭觸階，血流被面，賊眾持之。自成以好語誘國楨使降，國楨曰：「有三事，爾從我即降。一，祖宗陵寢不可發；一，須葬先帝以天子禮；一，太子、二王不可害。」自成悉諾之，扶出。賊以天子禮薰葬先帝於田貴妃墓，惟國楨一人斬衰徒步往葬。至陵，襄事畢，慟哭作詩數章，遂於帝后前自縊死之。

新樂侯劉文炳，賊破外城，帝召文炳同駙馬鞏永固各率家下二□餘人，欲於崇文門突圍出。不得，乃回宮。文炳歎曰：「身為戚臣，義不受辱，不可不與國同難。」其女弟適李，年未三□而寡，文炳召之歸。城陷，與弟左都督文耀擇一大井，驅子孫男女及其妹□六人，盡投其中。縱火焚賜第，火燃，俱投火死。祖母瀛國太夫人，即帝外祖母也，年九□餘，亦投井死。

駙馬都督鞏永固，從帝突圍出，不得，歸家。殺其愛馬，焚其弓刀鎧仗，大書於壁曰：「世受國恩，身不可辱。」時樂安公主先薨，以黃繩縛子女五人於柱，命外舉火，遂自剄從之。

太傅惠安伯張慶臻聞城陷，盡散財物與親戚。置酒一家聚飲，積薪四圍，全家燔死。宣城伯衛時春聞變，闔家赴井死，無一存者。錦衣衛都指揮使王國興聞變，自縊死。

錦衣衛指揮同知李若珪守崇文門，城陷，作絕命詞云：「死矣！即為今日事；悲哉！何必後人知。」自縊死。

錦衣衛千戶高文采守宣武門，城陷，一家□七人皆自殺，屍狼籍於路。

順天府知事陳貞達自盡。

陽和衛經歷毛維張不屈死。

太監王承恩從帝於煤山。帝崩，承恩再拜慟哭，退而自縊於亭下，與大行相望。

百戶王某，周鍾寓其家，百戶勸鍾死，鍾不應，出門欲降。百戶挽鍾帶至斷，鍾不聽，百戶自經。

長洲生員許琰，聞京師之變，悲號欲絕，遍體書「崇禎聖上」四字，絕粒七日而死。

谷應泰曰：

聞之君臣大義，有死無貳；忠孝大節，有死無隕。以故須漕碎體，弘演納肝，蕩陰被矢，侍中濺血。莫不氣激傾軛，志堅化碧，皜皜乎與秋日嚴霜比潔也。然而為之君者，或智昏菽麥，恩同草芥。有若東昏在齊，屠肉沽酒，孫皓居吳，燒鋸截頂。而且軼道牽牲，冀存末裔；東堂索蜜，猶丐餘生。甚乃騎導劉聰之叟，身墜景陽之井。莫不義辱宗社，形污囚繫。然為之臣者，猶尚奮臂不顧，蹈難如歸。辛賓之死，抱而不解；吉朗之亡，哭而彌晉。嗚呼！主辱臣死，無所逃也。

況乎懷宗宵旰臨朝，唏噓畢命。公主撻胸，妃后並縊。引經死社稷，遺詔愛百姓。自古亡國正終，未有若斯之烈者。以故鼎湖弓墜，到處攀髯，望帝魂歸，自然啼血。雖穆滿之一軍皆化，田橫之五百從死，《傳》美「殺身成仁」，《易》稱「致命遂志」，蓋亦未為過也。考其時，闔門同死者：中允劉理順、新樂侯劉文炳、惠安伯張慶臻、宣城伯衛時春、駙馬鞏永固、金吾高文采是也。父與子俱死者：少司寇孟兆祥、儒生張世禧是也。母與妻子俱死者：樞部郎成德、金鉉是也。妻妾從死者：大學士范景文、左諭德馬世奇、檢討汪偉、御史陳良謨、勳丞於騰蛟是也。獨身效死者：大司農倪元璐、中丞施邦曜、廷尉凌義渠、少司馬王家彥、太常卿吳麟徵、庶子周鳳翔、給諫吳甘來、御史王章、陳純德、吏部郎許直、兵馬姚成、中書宋天顯、滕之所、阮文貴，百戶王某、知事陳貞達、經歷張應選、毛維張是也。聞難餓死者：長洲諸生許琰是也。凡此諸臣者，無論道術素許，至性勃發，位列三階，榮邀一命，莫不椎心扼吭，追路相從。良以衣帶夙銘，馮生者固少；宮車晏駕，葶蟻者益多耳！

若乃袁景倩之父子，並殲石頭；江萬里之夫妻，同趨止水。甚者一門伏劍，闔室自焚。雖祖宗豢養之恩，亦懷宗拊循之效也。論者又以生多誤國，死未酬君。夫文山開闔，宋室何功；張巡嚼指，睢陽不守。而諸人乃以刀筆之深文，詆箕尾之毅魄，含血噴人，適以自污其口矣。又若李國楨斬衰送葬，絕命陵前；王承恩扶服煤山，雉經亭下。以至菜傭湯之瓊慟哭梓宮，觸石而死，抑何盡節之多也。嗚呼！石窮河西，盡有吾君之痛；風車雲馬，猶聞殺賊之聲。予蓋讀懷宗之君臣，而歎其亡國之正也。雖與日月爭光可也。